進孔叢子表

臣咸言准中書札子以臣注孔叢子奉
聖旨附遞投進者集孔氏之遺書方成傳釋
辱漢家之大詔廣示甄收退省妄庸實深震
悸臣咸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仲尼以
還子思而後聖嗣不絕賢才挺生皆道被於
門人悉教施於侯氏古今制度曲盡於討論
禮樂綱衡並歸於矩矱成書雖在歷年滋深

蓋著非一時故語類三豕臣咸伏念上卷蓋
闕里之事業中篇乃聖人之子孫儻絶筆而
未明則後代而何覩因以吏隙輙然管窺取
諸史以究尋用群經而參驗既指歸而斯得
復刪定以無繁爲注之文廣析其理然小臣
之學古當
真主之好儒有所述傳豈宜隱去遂剡其奏
用文于天豈謂
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
皇帝陛下惟極宜慈未嘗自聖雖微言而必
采在介善以無遺遽降
王音下從人欲臣是敢虔効編摩之制仰塵
黻纊之明雖姓異卯金素非於廣學倘恩垂
乙夜特賜於詳觀
詔近侍以刋修許善工而摹鏤參汲冢之蠹
簡大行於時庶鄒人之緒言不墜于地則非

獨孤生之有遇抑亦素教之增輝永期大忠
仰酧鴻造臣無任干
天冐
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注孔叢子七卷謹寫成
五冊附遞投進以
聞伏候
勑旨
嘉祐三年十二月十日廣南西路諸軍州水
陸計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朝散大夫尚書
度支郎中上輕車都尉
賜紫金魚袋臣宋咸上表

注孔叢子序

孔叢子者乃孔子八世孫鮒字子魚仕陳勝爲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論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已之事凡二十一篇爲六卷名之曰孔叢子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其所爲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爲一卷附之于末然士大夫號藏書者所得本皆豕亥魚

魯不堪其讀臣凡百購求以損益補竄近始
完集然有語或淺固弗極於道疑後人增益
乃悉誅去義例繁猥隨亦刪定因念彼鬼谷
尉繚庾桑靈真浮夸汪洋之說尚且命氏于
世矧是書所載皆先聖之言三代之術六藝
之要在焉非諸子之流也又可泯而不稱耶
故敢具所以然注而示諸學者云嘉祐三年
戊戌歲二月日提點廣南西路諸州軍刑獄
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散郎守尚書屯田郎
中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宋咸謹序

孔叢子卷第一

嘉言第一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廉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

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其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夫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子張曰女子必漸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爲紡績組紃織紝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美婦人之所有大

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

宰我使于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爲病也今梁丘子已瘳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爲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瘳諸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衆人爲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

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而私焉曰齊其

危矣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爲游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病不可爲醫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輈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

齊京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爲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絶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絶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絶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

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顏子無言旣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諭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論書第二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于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者師聞

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能圖室家之端焉故遠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爲天子其如舜何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臯陶謨益稷見禹稷臯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議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亡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

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肜日見德
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
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
之惡而貨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
文者其唯洪範乎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
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爲教一而被以
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
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
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
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
之德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
者志之於心弗敢忘也雖退而窮居河濟之
間深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瑟
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慷慨忘已貧賤

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夫闚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覩其宗廟之奥百官之美乎

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來備烈風雷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

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
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
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
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
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
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
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
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
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
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
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
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
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
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以帝
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
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何

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
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
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
不興未之有也
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
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孔
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而名山視子男
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巋然
高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
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
伐焉直而無私與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
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
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
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
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
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

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
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
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
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
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
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
對曰陳氏戮其小臣有辭焉是故遲公笑

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
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
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爲孟侯周公以成王之
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勑誡之文
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
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
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
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

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君子之教也
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
子湯及太甲祖乙武丁天下之大君夫太甲
爲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大君何也孔子曰君
子之於人計功以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
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思三
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
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
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
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
樂和樂和則天地且猶應之況百獸乎夔爲
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
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
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既成熙熙然後
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

孔子曰昔重黎舉夔爲進又欲求人而佐焉
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爲能和六律
均五聲和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
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

記義第三

季桓子以粟千鍾饟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
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
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
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爲惠也子曰
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爲季孫之惠
且以爲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
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荅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爲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賛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禮者行之也

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爲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

一一自言問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乃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爲亂不敢捨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吾知其爲罪人未知其爲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攜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

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

孔子使宰予使于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遠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彤馬

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靡麗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

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
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
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子曰夫言貴
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
之實也
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
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
以爲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絶於寡人未知所
以爲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
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
義何
顏讎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衛
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
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
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
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

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
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
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行其歆由也成其義
非汝之所知也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
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栢舟見匹夫執志
之不可易也於淇奥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
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鷄
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
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
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
之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
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
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
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

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
楚茨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
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
敬諸侯也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
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澈以和淪入至
道今也更爲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
沈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之若是乎
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孔子
孔子曰然汝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
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汝二人者孰識諸曾
子對曰是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孔叢子卷第一

孔叢子卷第二

刑論第四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下禮以教之然後維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耻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右手執轡左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川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

也中國之教爲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賣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爲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況乎爲政興其賢者而廢其不賢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

盜先息

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每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獄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恕寡矣能遠於獄其於防深矣寡恕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

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德矣

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況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也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見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聽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亡僭亂辭

書曰哀敬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賤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

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抈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愛民而重弃之也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答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脩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記問第五

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脩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子思問於夫子曰爲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

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
官人失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爲賞以
毀爲罰賢者不居焉
子思問於夫子曰亟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
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
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
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
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
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
終必亂成矣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
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乎聖推數
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竇鳴
犢與舜華之見殺也孔子家語云殺竇進鳴犢及舜華又云趙簡子
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則竇進鳴犢爲一人舜華爲一人也史記世家云竇鳴犢與舜華徐

廣注云或作鳴鐸實準今備存之迴輿而旋之衛息鄒遂爲
操曰周道衰微禮樂凌遲文武既墜吾將焉
師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
眷然顧之慘焉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
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鄒傷予
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
好其樂只且
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當故夫
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岊嵬其阪仁道
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回
慮題彼泰山欝確其高梁甫回連枳棘充路
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
霣潺湲
楚王使使奉金帛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
之道於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
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

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一作待清時

叔孫氏之車卒曰子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有麕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周宗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雜訓第六

子上請所習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

雜說不與焉又何請

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

惑矣

懸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求同志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也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荅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笄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懸子曰其然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顧也

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途傾盖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者宴遂爲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

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人而送之賓也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吊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吊不吊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吊也答曰吾以其疏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

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絶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絶也故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君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食序列之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魯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德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

顧先生教之也子思荅曰以伋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以爲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焉耳責以虛餙之教又非伋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顧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禄以振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乎公曰諾

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政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爾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荅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其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

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群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居衛第七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

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焉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脩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襁負之列其庸多矣若無此鬚鬣非伋所病也昔堯身脩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脩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爲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先君生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不病毛鬢之不茂也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侯之尊而富貴

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繢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遊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各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

子思在齊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

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鈞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人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脩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脩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偕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申祥問曰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弃至

武王而王同譽之後也周人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大王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邦退犬夷追王大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無狄人不止大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豳民之束脩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羊客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大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爲諸侯矣焉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珪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爲伯猶周召之君爲伯也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費効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荅曰事變有極正自當爾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奥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荅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

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厄於牖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孔叢子卷第二